

廿一对话录

——情、理性与机械化

续本达

2008年1月7日

亥:贤弟,很高兴见到你,可是你为什么仍旧愁眉不展呢?

寅:我发现有一个生活的根本问题没有被我明白。

亥:我记得一年半以前我们相遇时,你刚刚经过几个月的思考,弄清了人生的价值,问答了你为什么要活着;半年前我们相遇时,你刚经过一年的痛苦摸索,弄清了科学的价值,回答了你为什么要进行科学研究。那时,似乎你的生活中已不再有什么可疑惑的了,现在你在为什么发愁呢?

寅:感情。我现在是否应该有感情?若是,我对自己的感情应如何?我对他人的感情应如何?

亥:难道你一年半以前重新考虑人生价值时没有思考这一点?!

寅:没有。那时,我眼前最大的问题是“我为什么是活着”。为了迅速解决问题,我当时断言“感情问题是不能被理性解释的”,从而回避了这一问题。

亥:而你恰恰正试图用理性来解释感情?

寅:不尽然,我是在用理性加感情来认识感情。

亥:哦?

寅:我说得有点玄,让我打个比方吧。五年前,我把理性与感情割裂了,我相信理性是无所不摧的,我认为感情只能阻碍理性的发展。——理性是绝对的理性,感情是绝对的感情,通过压抑绝对的感情,张显绝对的理性,我获得了一个又一个的阶段性成就——就像牛顿的绝对时间与绝对空间认识带来了经典力学的伟大成就一样;后来,我发现感情无法被永恒地打压,如果将来某个时刻我不再压抑我的感情,那为什么现在我要这样做?这种疑惑导致了我对绝对理性的质疑,导致了我的信仰危机,结果引出了一年半以前我人生观的重构,在这样新的认识中,我认为感情和理性是无差别的,都统一于人性,绝对的人性——就像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用绝对的时空代替“绝对空间加绝对时间”。

亥:哈,那你现在要构造“广义相对论”喽!可是我猜你自己比宇宙更难认识。

寅:是的,我感到了这种困难,现在我满脑子都是疑问,却不知从何下手。

亥:都什么样的疑问?

寅:在我已经形成稳定的人生观和科学价值的情况下,我仍然会被一些情感、一些冲动弄得心神不宁,寝食不安,我是应因此感到恐慌还是庆幸?我是应努力压抑它还是应靠我的智慧疏导它?如果我选择去压抑,我需要永远地压抑下去吗?如果我要对疏导,那么我要疏导到何种程度?反回头来看,那令我“心神不宁”的莫名冲动,是我人性的实在还是我感官的骗局?

亥:等等,你是怎样“心神不宁”的?

寅:当冲动袭来时,我被一股强大的非理性力量所控制,一切都变得无法证伪,明天的我会全盘否定今天的我,今天的我会耻笑我昨天的荒诞举动。似乎我的世界中出现了一个支配着我的行为却不可被我理解的神,我在神的光辉照耀下显得那么脆弱,那么无力。我就在这样的力场中漂泊,破碎,凋零。我的人格在其中分裂,我的理智在其中丧失,我的力量被溶解在茫茫虚无中无法凝聚,我的准则被扭曲为莫比乌斯带而自相矛盾。

亥:你失去了安全感。

寅:对。于是我不但开始自我暗示,还接受数字、语言和情境的暗示,开始做梦,开始惊厥——我是不是要疯了?

亥:你不必要有这种额外的担心。我最近学习了几本弗洛姆的著作:《占有还是生存》, 'The Art of Loving', 'Escape from Freedom'。它们讨论了如何才能让人性自由发展,书中的观点令我感觉自然而又直接,引起了我的共鸣。

⁰清华大学基科(物理) 52 2005012177

寅：我找不到我真实的人性，我对我感到很陌生……

亥：我想你应明白你缺少的是什麼，需要的是什麼，这样才能出离你那种迷狂的状态。

寅：嗯。

亥：但是正如我们前面讨论的，人的情感是无法用理性来解释的——即使是你说的理性加感情——我们所能做的，只有讨论什么样的行为是不可取的。

寅：是，我一定有许多误区，请兄长指教。

亥：首先，关于偶像与英雄。

寅：这是个问题，我还没弄明白到底谁是我的偶像，谁是我的英雄。现实生活中的人物会被我不由自主地崇拜甚至效仿和取悦；艺术作品中的形象，也会引起我的共鸣，以至令我痴迷。但问题是，为什么这一切都在不断地变化？为什么我见到昔日的偶像会感到生疏甚至厌倦？为什么我心中的神会被我自己否定？难道是不专一，不真诚？

亥：你不知道你现在的偶像会持续多久，你担心它是否真实，所以你犹豫彷徨，所以你瞻前顾后，所以你矛盾而作出荒诞的举动。同时你感到罪恶，因为你利用了你的偶像，因为你出卖了你的偶像。

寅：就是这样啊！什么时候我才能找到我永恒的偶像呢？到那时，我就可以付出我的一切！

亥：你不应有偶像，你没有偶像。

寅：啊？

亥：偶像是虚无的，或许它有现实的影子，但它不过是你自己的愿望向外界的投射。偶像只能被你自已创造，也只能默默地在你自己心中灭亡。偶像就是被异化的自我。当你欣赏艺术作品时，你融入其中，被其中的形象所感动，他的英雄气概令你热血沸腾，他的非凡智慧令你倾心迷恋。他之所以会成为你的英雄，因为他所拥有的正是你所追求的。你拥有了他，你便得到了满足，一种被异化的追求的满足。可是同时你那真实的追求已经被他那伟岸的形象所代替：你的梦想已经被他实现，你得到了他就得到了你的梦想，正如弗洛姆所说：“他是英雄，所以他做出那样感天泣鬼的事业，你再也做不出同样的伟业，因为你已经不再可能是英雄。”在现实生活中，你将一个人奉为偶像，他代表了你的生活理想，你拥有了他就拥有了幸福的生活，于是你的力量，你的智慧，你的热情都专注于你的偶像，那个由你塑造的完美形象：你因此而失去原则，你因此而喜怒无常——你不觉投入了你的一切，但你的一切都被你的偶像耗散。

寅：原来，我错了……可是我也得见贤思齐啊。

亥：你又错了，偶像与榜样是有本质区别的。偶像是用来迷恋的，是狂热的，是排他的；榜样是用来学习的，是冷静的，是温馨的。偶像让你对世界置之不理，榜样让你对世界充满感恩和好奇。

寅：我明白你的意思了，但这样却显得空洞。

亥：唉，是呀，区分二者，只好归于非理性……

寅：这可能需要留待以后解决。

亥：好，那我们讨论另一个问题：禁欲主义。

寅：由于历史原因，我内心深处有一股对机器的崇拜，努力让自己服从自己的命令，打压自己的冲动，钝化自己的感情，以保证我的任务不受干扰，以保证我能保持住成功的满足感。在这种原则下，我获得了许多阶段性的成就，所以虽然一年半以前我重塑了人生观，摆正了感情的地位，现在在紧要关头，我还是会“暴力机械化”来应急的。

亥：我猜你所谓的“机械化”只能应急，无法成为你永恒的状态。

寅：是，这种状态保持的最长记录也只有七星期。

亥：于是你就陷入崩溃堕落与爆发重生的轮回。不断震荡摇摆，有时你“不在状态”，你感到无法“发力”，你处处做不了自己的主人，你怀念你“机械化”时的高效，你努力寻找曾经的感觉。

寅：是啊，这种情况会周期性地出现。

亥：为了回到“正轨”，你需要外界的刺激，你纵欲以求唤起自己的廉耻，你请他人来鄙视你以求激起被尘封的自我保护意识，你甚至无意中命令自己犯错误以渲染悲剧的气氛，你甚至创造一个神来假想受命去为之献身，你甚至树立一个仇敌而血誓“与汝偕亡”！在你的这些辛苦努力下，你终于又爆发了，你“高效”地做事，刷新你过去创造的记录，同时打压自己的感情与冲动，一切按照任务机械地行动，直到有一天，你又在一個微小的涨落的作用下崩溃，然后你继续营造气氛准备下一时刻的“爆发”。

寅：我，我……

亥：告诉我，你人生的追求是什麼？

寅：真正的自由。

亥：可是你现在却仍被束缚着。事实上，你所谓“堕落”的行为都是你扭曲的人性的一部分——你没有关怀它们让它们健康发展，而是把它们变成邪恶的欲望。弗洛姆指出：禁欲等于纵欲。你强行把自己的人性当作欲望按捺住，使之变成的“苟且”。马斯洛说：“我们不渴望美酒佳肴，但是当美酒佳肴到来之时我们可以愉快地享用。”所以节食等于暴食，你就是在节食与暴食之间轮回，你天赋的人性就在这种轮回中异化。不破除这种轮回，你就无法张显你的人性，无法获得你的自由。

寅：所以我不能崇拜机器，把自己的感情当作累赘去抑制。

亥：对。从前你有过自我蒙蔽，自我束缚，现在你既然有所领悟，就要在新的一年里有所作为。

寅：我一定不负兄长的期望。

亥：好。

寅：我还有几个小问题。

亥：贤弟请讲。

寅：在艺术作品中常常是一个人对爱人说：“等我回来。”然后出去闯荡，成就一番事业然后皆大欢喜，或者因此横生枝节酿成悲剧。现实生活中，我们也有类似的倾向，等学业有成，等收入稳定……

亥：我猜你的问题在于，为什么此时此刻去等待，彼时彼刻便不必等待，彼与此有究竟有什么本质区别。

寅：是啊。

亥：我无法正面回答，我只想指出其中可能存在的误区。马克思共产主义运动最初的动机是把人类从商业资本的束缚中拯救出来。这种束缚在现代工业社会表现为严重的异化，于是弗洛姆继承马克思希望能拯救商业观念下禁锢的人性，他的书中描述了这样的现象：在现代工业社会中，人把一切看作商品，自己也不例外。求学，只是为了对自己进行包装，让自己更诱人；听音乐会，只是为了让自己头上有一张“高雅艺术”的“认证”；了解新技术，只是为了证明自己是“流行款式”。于是爱情不过是一场交易，求偶不过是在拍卖会物色令自己满意的消费品。一切努力，都只是为了提高自己的价值以在竞争中取得优势，而努力的结果，是要获得以同样辛苦包装出的货色然后消费。所以人与人变得疏远，变得陌生。我说的有点夸张，只是想警省你，不要为提高自己的交换价值而奋斗，不要把自己的成功看作交易的筹码，我相信你是有纯粹的追求的。

寅：我明白了。还有另一个问题：为什么我同榻抵足的兄弟有了女朋友便与我疏远了？为什么从前无话不谈的同志有了男朋友便显得拘谨了？难道所谓的爱情就一定是排他的吗？难道我今后也一定会这样吗？

亥：在排除你自己的错觉的前提下，我只想引一句弗洛姆的话：“我爱所有人，因为我懂得爱；我爱你，因为你与众不同。”或许并不是每个人都懂得爱吧。

寅：兄长你说得太有道理了，今天我真的明白了许多。

亥：嗯，那就好。你平时就要多思考，不要害怕疑惑，不要回避问题，这样你才能越来越接近你所追求的生活。

寅：排除个别时候无论如何也思考不出结果。

亥：当然不能坐在那里空想，你时刻都处在你自己的生活中，你要多体会，多领悟。有时我不禁感叹，一群微观粒子的运动作用，竟会演化出非理性的情感，这是多么精妙！

寅：在非理性的世界，我们除了感叹，还能做些什么吗？

亥：对万物投入情感，用心体验，在无法推理的地方用直觉引导行为，最终“从心所欲不逾矩”。

寅：如何发展我的“直觉”，这种非理性的感知和判断能力？

亥：近现代的著作恐怕难以胜任。我想中国古代自然朴素的思想体系会给你精神的滋养，让你的人性变得饱满。

寅：谢谢你，兄长。我一定会继续探索，寻找我自己的原则，抱一而御天下事，张场真实的人性，实现真正的自由。

亥：很好。不过我只要求你一点：下次见面时，我要看到你年轻的充满活力的笑容。努力吧，祝你好运！

寅：哈哈，祝我好运！